



二獎

作品

淡淡的，三月天

得獎者

游玖琦

游玖琦，一九六一年生，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，美國中央密蘇里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畢業，曾任立法院委員助理、運動雜誌社主編與佛教教團研究員。

得獎感言

「文學……真的很好，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值得複製的。」一個不是很熟的鄰居曾在電梯裡跟我說。「爲什麼你只是寫一篇文章就可以拿這些錢？」一個朋友在我領獎後跟我這麼說。寫作真是件奇妙的事。但我最想說的是，感謝大家！

淡淡的，三月天

「好的！你是我們的長官，我們堅決鞏固領導中心！」上午，忠孝路旁咖啡店前一個白領男子對手機大聲講，很鏗鏘有力。「我們堅決領導鞏固中心……嘎！……這樣啊！怎不早講，幹！……」男子的幹字特別響亮，令一旁的他懶得側目，只想快點離開這嘈雜的紅綠燈路口。他遙望路面，往前移了幾步，很高興看到車子來了。

一部白色BMW休旅車滑近，輪子下的地面發出微弱的彷彿落葉被踩碎的聲音，車身通體潔淨透出盈盈的乳白光，不像開在市區，而像是梭巡於它自己獨有的空間。他毫不遲疑地打開門，儘管不知這趟行程要去哪。

一上去，駕駛座上的女人雖有神采卻掩不住眼底深處的倦意。「臨時找你，不好意思欸！」她一邊拿下太陽眼鏡，露出秀白臉龐，語氣帶點歉意，但整個人在說這話時並不著力，輕雅而淡然。事實上無論她說出什麼令人困擾的事，也是這一臉令人有點挫折的自若，而這也是她當初吸引他、引起他好奇的一種特質。

他遞給她保溫瓶，是出門前給自己煮咖啡時多備的一份。「不會啊！偶爾來個驚喜也不錯。」他說，脫下深灰毛呢外套，扔到後座，也戴上墨鏡。車內隱隱響著女音低低的吟唱，輕柔得像耳語，襯



著他們無語的自適，在大馬路上猶如在房內隱私的親近。

「想去哪呢？」過陣子後他問。

「還沒想到呢，你有什麼想法？」她轉動方向盤的模樣仍如手舞般優雅得很性感，眼睛微微眯著，一副這完全不是什麼問題的神態，令他無意再問下去。他打了個早起哈欠，喃喃說隨她愛怎樣好了。

他們先在加油站加滿油箱，買些礦泉水，就朝高架道路的方向前行。「去山上好嗎？天氣這麼好。」她問。車內光影浮動中，他瞧見窗裡自己的倒影，嘴角深影顯得面部表情堅硬，但其實他心情還不錯。「陽明山吧！」他明白她的心意。她點點頭，開始哼著曲子，頗為愉悅地。

她開啓了話匣，問起他家的巷子怎在定位導航中找不到，還說他仍是那麼神隱，不出沒於網路社群，之後順道問起他祖父——他們曾有一面之緣。

「……只是想找個人好好說話而已。」她歎了口氣悠悠地說。

他在墨鏡下舒適地閉目養神，昨晚他仍舊睡得不太好。「灣區無聊啦？」他問。

「也不是這麼說，在哪都一樣，就每天的生活……你知道我的意思。」她溫溫地說，但話裡明顯有一絲偏意。

他微微睜開眼，拿掉墨鏡，窗外濃濃的白雲連成群山一般，在近午的陽光下，光線反射如銀雪。他們確實有過一段時間，在寬闊的、天空很藍的美國鄉村公路上往返，去上課、買菜，或是放假時去

臨近的州立公園野餐。

「最近，我總有個感覺，就是有些話要跟你說，好像還有什麼沒說完……」她柔柔說著，頓了下來，沒接續，形成一種奇妙的餘韻。

「那說啊……」他還沒說完，她忙補上：「也不是什麼啦，就一個感覺。」車內音樂已停，她以白細手指輕敲咖啡色皮質的方向盤，像跟隨一種他聽不見的旋律。

他們之間那段交纏的青春，那些緊緊的擁抱與不厭倦的激吻，如今光是想想就夠很久了，雖然難忘，不過終究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「還能這樣見面，其實我真的沒想到。」他說，聲調低低的。兩個人嘴角都含笑，靜默好陣子，一曲彼此都熟悉的〈Un-Break My Heart〉音質精緻地揚聲迴盪。

他們倆是在兩年多前一次聚會上偶然重逢，之後只要她回台出差，時間允許的話就會相約吃飯，談些工作的事與她正在交往的人。還有兩次，兩人喝得盡興之餘，算是清醒地一起住進飯店。第一次還帶點試探意味，任由動情的愉悅蔓延，且走進房裡是那麼順理成章。但第二次時，她輕咬著他耳朵問：「我們這樣會不會變成習慣？」他只是壓著她，看她的眼睛，在那瞬間她似乎問得認真，但沒多久就散渙得很快，有別的東西在那裡，跟欲望在一起。事後他回想，那不是所謂的空虛與身體的需求而已，他很明白還有些別的，或許就像她說的，還有些什麼想跟彼此講。只不過他從沒想過要表達出來而已，就算有也都在床上私了吧，他覺得自己就是個庸俗的男人。



他們沿著新生高架道路與台二甲線行駛，經過市立美術館、圓山與故宮。雖是冬日，淡灰雲層上的陽光仍很熾盛，不時掙脫露臉，路面與林木上閃著薄薄反光。她的座車在快速行駛時帶著無言的華麗，成熟的事物所具有的平穩。他輕撫她椅座上的真皮套，歎說是部好車。她專心目視前方，問他想開嗎？但他沒回答，只是閉目舒放，感受窗外暖光的照射。

突然，她把車停下來，「你來開吧！」她說，微笑著。這時車子已上了後山，在一處長著蘆葦的斜坡邊。他們走下車，在交會時兩人擦過肩，他回頭看著她，被駝色毛料連身裙給包覆，踩著粉乳色尖頭高跟鞋，依舊是他記憶中一個美麗的身影。

蜿蜒的山路幾乎沒什麼人，陽光稍褪了，枯枝落葉顯得寒慘。他說想換頻道，聽聽不嘈雜的樂曲。她選了一會，放出一首平均律低音提琴，似乎沒有重複，實際上又不斷迴旋。「先找一間旅館check in好了，想散步的話我們再出來走走。」他半徵詢她意見似地說。

她看著窗外，欣賞蕭瑟的山林景色，半晌才回說：「好啊！可以先休息一下，吃個飯，車廂裡還有一、兩瓶酒。」他慢慢開，依照導航上很單純的路線，說要去一家新開幕不久的溫泉旅館。「嗯，可以，就大套房……」他邊開車邊打手機訂房。「我要有長沙發的房間喔！」她在一旁補充，似乎挺在乎這個條件。

他牽著她的手，背著黑皮背包，手提她的皮筒酒袋和一個小提袋，走進寬敞的，看來是和、泰式混合風格的旅館大廳時，長條柚木櫃台上居然沒人。「不好意思，是宴先生嗎？」一個穿黑西裝看似

飯店經理的人，從旁急忙走過來。他點頭說是。「喔！真是不好意思，剛剛我們這個區跳電，他們去幫忙一下，」他指著櫃台的方向。「電力公司的人已經在處理了，說一、兩個小時就可以好。」他一副信心滿滿的神情顯得愉悅，還用結論似的加重語氣說：「房間都有備用電，所以完全不受影響。」他們辦完登記，領了鑰匙卡，四面再環顧一下，大廳雖冷清但卻有種奇特的騷動感，而那個經理的神情，與其說是愉悅，還不如說是興奮。

她挽著他的臂，視線游離於大廳落地窗外高聳的杉樹林，像逐漸感染到一股莫名的活力，開始面帶喜色，說道：「好久沒度假了，像這樣。」而他則從玻璃窗面看著自己，一條模糊的影子，肩頸以上倒映著紛雜的枝幹。

沿著磨石廊道，他們走到有大扇圓拱窗的尾端，將一個雙門上的銅鎖打開，迎面而來一股奇特的精油薰香味，像檀香又有點柚子油的刺鼻。房間算很大，有個柚木沙發組客廳，還有個裝飾性壁爐，壁爐前有兩個籐條製的木馬，她愕然地輕聲笑了出來，「有點怪啊！不過view不錯……」她把落地窗上裡層邊的蕾絲簾完全拉開，高大松林樹幹錯落有致，大片針葉迎風搖曳，地面則被矮叢覆蓋，有種深山無路之感。接著，她走到玄關門後的臥房，環視一下，拍拍潔白的床。「完全不是我想像的呢！不過還挺有意思的。」她略帶茫然地說，像是自我打氣。跳電再加上那詭異的木馬，他猶豫著是否要住下。

「這個床墊可以調整硬度。」她還在四下張望探測，逐漸露出一臉稚氣。「好像猶他州的那個房



間喔！還記得嗎？」她說。他走過去想挨著她坐在床邊，但她立即起身，說想喝水。「是嗎？嗯……空氣有點像。」他想起來了，這上山的涼冷確實像那時公路旅遊時的印象。「床真的不錯！」他也玩了下操控器，兩邊都可調整各自偏好的硬度。其實，他們的身分明明是ex，但此時又不容易畫開兩邊是什麼。

從她進了房間之後，看得出她興奮之情反而略減，雖然話說得多，但顯得心不在焉。

「你知道嗎，剛剛停車進來時，我看到樹林裡好像有動物在裡面，但是看不清楚。總之啊，我想到什麼你知道嗎？」她說。「什麼？」他問，但不是很好奇。「就一隻羊，很大的綿羊，我跟我媽上次去紐西蘭時看到的。」她坐在床頭，緊抱著兩個膝蓋。「那隻羊怎樣嗎？」他繼續問。當然他也可以問說：「爲什麼要想起那隻羊？」但這種問法比較嚴格，他不想這樣待她。她一直都是個脾氣溫和的人，不喜歡大聲但喜歡講道理的那種。「喔，也沒什麼，就眼睛非常地大，很漂亮，而且毛很多，厚厚的像大毛球喔！還有喔，牠曾經從牧場逃跑，好可愛啊！」她忍不住笑著說，但看他沒什麼反應，又接說：「沒什麼啦，只是一時想到。」「天冷哦，你會冷嗎？」看著她唇色有點白，他不放心地問。她搖搖頭，把棉被拉上去蓋著自己的膝頭。

其實，他們倆曾一起住過多家旅館，且回想起來多數是在這種樹林或有茂密的林蔭當中，一開始或許只想體驗不同於他在台北的大樓環境，之後變成了一種嗜好。人到一個地方之後都想烙下一些記憶的印記，而他卻自覺這些印記其實都很微渺，倒不如在林間喝杯酒實際。

「我們還要去哪嗎？還是就到這裡了，可以看樹，還有那……啊！看到了沒？」她突然挺起腰，指著在樹上竄動的一隻松鼠。「我可以啊，只要你想待就待著吧，大不了等下我自己出去走走。」他說，坐在床邊的小椅上，突然很想抽菸，但隨即想起自己已戒了好長一段時間了。

他看著她躺在床上，露出終於可以好好休息的滿足樣，這樣讓他覺得很不錯，一個星期四的下午而已，還能要求更多什麼。就如過去發生的一些美好的事，某些畫面不容易抹除，但再回想時並不會太激動，就只是發生過而已，僅留下冬日陽光般的餘溫。

「唉！很舒服，還有鳥叫聲耶！」她說，語音愉悅得像個少女。從認識她開始，她始終是個被注視的對象，但他從未搞清楚是為什麼，大概是因為她聲音和悅討喜，還有身上散發出優雅的教養。第一次見到她時是在教室裡，上同一堂課的幾星期後，她的目光逐漸放到他身上，她的神態總是那麼自若，看著他時就像看到一個掉了胳膊什麼的玩具，帶著毫不隱藏的好奇。她似乎在等著他朝她走過去，但一直沒等到之後，她自己沉著走過來，「嗨！」她先打招呼，像是順道來買花的神情，愉悅而爽朗地跟他介紹她自己的名字。那時，他的狀況不是很好，習慣性地失眠且有意地落單。

之後幾次相約，她送過他一隻頭戴墨西哥帽的泰迪熊，當然，熊早就不見了，他也記不太清楚約會時都談些什麼。第一次吻她時，他還沒什麼真實觸感，一直微睜著眼，等著她隨時可能會說：「好了嗎？」但她沒有，反倒她也偶爾睜開眼，讓他嚇一跳。之後，他們開始共度夜晚，她說她還沒有做過，一邊摺著從提袋裡拿出來的睡衣，睡衣口袋上有隻繡著金線的小獅。



「那隻羊跑掉之後被抓回來啦？」其實他真正想問的是，她有什麼很想跟他說的，但卻決心不足。樹林裡群鳥競鳴，他逐漸分辨得出幾種熟悉的叫聲。

她調整一下枕頭，起身又拍了拍說：「你是說那隻Deck喔！」她呵呵笑了，「牠真的很可愛喔！灰灰的，額頭也全是毛，走起路來很巨大，一扭一扭的！」她還持續著笑，接著讓自己躺平，再沒發出聲息，像是要睡了，但突然又翻個身說：「對啊，牠被捉回來，聽那個牧場導遊說，是因為牠太愛惜自己的毛，不想被剪掉才跑掉的。你知道嗎？團員們聽了都在笑，可是這不是很好被理解的嗎？我不覺得有那麼好笑呀！」

他走過去，坐在床邊，她打了個噴嚏，抱歉似地問：「你會餓嗎？」他搖搖頭，反問：「還想換旅館嗎？」她沒回應，盯著天花板。樹林裡發出一種很像烏鴉叫的嘎嘎聲，襯托出周遭的寂靜。「我們只有一天的時間，我不想再出去了，有點累。」她說，但沒多久就又補上：「不過我們可以出去買點東西。」

附近有一間超商，他們並肩挑了水果、堅果、零食與礦泉水，她一包包塞給他，舉止帶著稚氣。他看著她側臉，而她也知道他在幹嘛，嘴角憋笑著。這樣的確很像從前，但那時的她雙頰比現在豐潤，還帶著粉彩般的淡紅。「啊！我忘了跟你說，有一個德國牌子的護膝很好用，你現在那裡還常常傷到嗎？」她斜抬著頭問，表情頗為關切。他幅度較大地搖頭，語帶酸澀地回說：「現在比較少打了。」她聽了嘴型略成O狀，沒再接下這話題。

他們各提一個超商的塑膠袋出來，漫步閒逛，還在小公園旁發現一個賣炸地瓜與米粉湯的攤子，很久遠的味道。她幾乎是眉飛色舞地點東西，坐下來吃的時候，他們相互微笑，很自然的吧，不然他也想不出有什麼特別的理由。看著她把更多的酸梅粉撒上地瓜，然後又朝它吹氣散熱，他急忙躲向一旁，然後她很得意地大口咬下。這樣隨興與無所謂，讓他覺得像是熟悉的戲碼，卻同時帶著如幻的真實。

回旅館半途中，陣陣風吹動了附近的一大片柳杉，空氣清冽地帶著一股微甜。「你有聽到嗎？剛剛他們說的啊！說是因為松鼠才跳電。」她挽著他手臂說，拎著一袋炸地瓜與炸芋頭。「牠們從樹上摔下來，還兩隻耶！怎麼會一起掉下來呢？」她一臉認真的表情。「人家只是說說吧，還只是猜測而已。」他不是很相信這樣的流言。「松鼠掉下來，好可憐！」她歎說。「有時候事情就是會發生，也沒辦法呀！」他想安慰她地說。她默不出聲。

「等下休息了之後，我們可以去夢幻湖或開車到處繞一下。」他想這樣或許可以讓她振奮起來。「但我不是很想出去了！」她雙眉微蹙地說。

或許他已單身太久，生疏於怎麼跟人親密相處，才半天不到，他開始隱約憶起當初跟她交往時兩人間不太愉快的一些情景。進到房間後，她把東西置於沙發間的大矮桌上，淡然說：「你先吃吧！快冷掉了。」他看著她拿出梳妝包拖著身體似地走進附有溫泉的浴室，也沒說什麼。但咬了兩口地瓜片後，他覺得有點不甘，好歹自己也是一清早收到簡訊後被找出來的。他走到浴室前，以稍揚的音調



說：「你不吃嗎？很不錯啊！」裡面久久沒有傳出回應，倒是隱約似有擤鼻涕的聲音。他有點急了，但也沒辦法，只是暗自心想「值得這樣嗎？」然後坐回沙發，面朝浴室門口，臉色變得晦暗。

等了比實際的時間更久，門終於開了，她攏緊長髮，熟練地轉了兩圈，綁上一個細髮圈，且不知何時連小提包都拿進去了，把連身裙換成淺灰棉質運動衣褲，應該是她常穿的居家服，顏色有點淡了。「我們只有一天，我不想跟你在外面凍個半死。」她看著他有些漠然的神色，「我只是有點累了，事情太多了。」這樣她算是解釋過了，就逕自走往臥室的大床，一倒而下，還嘟囔著說：「一下就好，不然你自己先出去逛逛好了。」

「那麼累的話又何必出來！」他忍著沒說出口，但同時又心想沒事就好，不然會有點麻煩。他坐在沙發上，看著明淨窗外的林木，粗幹上透射著時明時淡的陽光，由近到深處與稍遠的丘陵間瀰漫著山嵐。他一直喜歡山上，喜歡獨處的寧靜。跟她分手後，他曾自己住到一間可以看到杉林的汽車旅館，他不曉得那是否能叫療傷，或者與其叫療傷，更像是用這藉口過一下自己想過的生活，單純、靜靜的一個人。

她發出好像是叫他的聲音，他走過去，她說自己剛剛有點被冷到，請他倒杯酒給她。她面色白倦，坐在床頭上，等他過去時，她還轉過身講了一會兒手機，聽起來是工作上的事，還曾面露嚴厲。不論來電者是誰，他都盡量壓低自己發出的聲響。等講完了他才走回來，坐在床邊，跟她互望，好像他們倆真的很親密，在寒冷的山上，出自無名的理由，住在一家風格混淆而跳電的旅館。

「你會有種停不下來的感覺嗎？我是說，就這樣的，每一天、每一天……」她洗完了澡，躺回現在看來是全世界最舒服的地方。他也將卡其褲換成灰色運動休閒褲，順勢躺倒另一側的床上。「嗯，是啊，都是這樣吧！」他心想自己也應該去沖個澡。「誒，就像剛剛那樣，當身體不想動的時候也必須動……誒！我不是在罵你喔！」她驚覺自己講錯話般地彈起來。但他並不怎麼在意，太敏感是年輕人的特質，他早已不太容易讓自己激動。

「那天在party第一次看到你時，我還是很意外，但其實也好像鬆了一口氣……你知道嗎！我是真的很開心。」她說，坦承的神情。「是啊！很久以來，我也沒這麼驚喜過。」他覺得這點倒是真實的。但她目光仍停在看不見的遙遠深處，半晌後才又說：「我看到你了，就像我們釣魚的浮標，這麼久……嗯！應該說是這麼快就變這麼久了！……」他腦海浮現出他們在湖邊一個小橋上釣魚的情景。「嗯，你還把餌送給附近的一個老美。」他回憶並故意說出。「我不是在跟你說這個啦！」她瞅他一眼，嬌嗔時有趣的語尾稚音又跑出來了。他沒回應，逐漸地，他又聽到房內有種鉛塊般的安靜，就像以前在他們學校的宿舍內，那種無分四季的寂靜，在冬天時會突然帶來莫名的憂傷。「我是說……我是說，我們真的都三十八歲，快四十了耶！Gee！」她說「Gee」時有種沉沉的東西在裡面，這讓他覺得不忍心，然而這種事卻無從安慰。

很自然地，他抱住了她，吻了她，帶著燻木香的威士忌氣息被她柔化得像森林清晨時的一片霧茫，她回應著，不是很激切。「酒還好嗎？」她輕輕別開臉，慧點地問。「有很特別的香氣，我喜



歡。」他沉吟一會才答。

他放下自己的酒杯，平躺在她旁邊說：「我幾乎快忘了，跟你這樣在一起的感覺。」她又喝了一小口，將杯子傳給他，問道：「那這次怎樣？」他哼著笑，沒作答，稍後才問說：「所以當你看到我也變大叔，算是一種安慰？」他隨意地問。「不是啦……也有啦……覺得就像看到浮標，浮標啊！它在動，可是當你仔細看它又沒在動……你知道我說的意思嗎？」她說，還用手指在半空晃了下來。「嗯！」他應了聲，覺得那手指很可愛，將它拉下來放進他嘴裡。

浮標的影像還在他腦海裡浮動，他覺得不錯，挺不費力地攀附在水面，還有一層層的漣漪。他是他嚴格意義上的第一個女孩，穿過漣漪筆直走向他，帶來溫暖的女孩。

他們的第一次，他還清楚記得，在隔音不是很好的宿舍中，他們彼此都沒說什麼，急切摸索著，時不時都有讓他們驚奇的，但仍保持靜默，只有愈來愈可聞的喘息，與毛孔滲出的熱氣，而且對面住家有隻大丹，又在狂吠，應該又是朝路旁大樹上面的鳥群吧。他們交疊在一起，他聽見她發出不成語意的聲音，與窗外山楂叢間飛舞的一種藍雀鳴叫混在一起，他覺得有點混淆，想聽清楚她的意思，後來逐漸明白那聲音可以有多重意思，甚至從那支離破碎的音片當中有時可拼湊出他的名字。他不知道原來很多事物，譬如房裡的桌與床在某些時候都能變成魔幻般的存在。而當他心跳極度加劇時，他聽到一種鼓聲，在頭顱內迴響，很大聲，他驚疑地看著她，而她卻悄然緊閉雙眼，緊抱著，在他轟隆作響的耳邊說她真的很喜歡他。

窗外黯淡下來了，高大的松樹群如同要進入黑夜的巨人，襯著天色成為很壯觀的剪影，但剪影也會消失，隱沒得比巨人的步伐還快。

「你老實說喔，我們分手之後你很難過嗎？」她從小睡中甦醒了一會，睜著眼在黑暗中的床上如一隻森林小鹿，用手撩撥著他額前的頭髮問。他也醒了，恍惚中聽到她的話聲，也聽到樹林的吹動，處於時光錯置中，今昔之感的界線模糊。

「有嗎？我不記得。」隔了久久，他才在她一陣頭髮亂撥中回應。

「有，一定有！」她口氣認真，「因為我看過。」

「看過？看過什麼？」他不理解又覺得有趣。

「就那天，你在blockbuster門口附近，我剛好也過去，但你眼睛也不看我就走了。」他一臉迷惘，但慢慢似乎明白她指的事，是分開後的一次偶遇。「而且你很奇怪喔，眼睛不看人，還穿著我送你的那件運動衫，就灰色那件啊……」她戳著他後腦勺調皮似地說。

喔！真的很久了，他不敢相信她又提起那一段，光是那種痛本身就不適於這樣被任意撩撥。他轉身過去，面對黑暗的窗外，室內氣息逐漸凝厚起來。她把她那邊的床頭燈打開，好一陣子她也沒出聲，他又轉回頭，看到那古代宮燈造型的立式床頭燈，透過仿紙質的塑膠罩發出奇特的柔和光暈，然後聽到她小小的噗哧笑聲。「你知道嗎，那第一天我是怎麼過的，我沒辦法回去，我去湖邊待了一下，可是太冷，沒下去，然後隨便逛，一直開，開到看到那間我們常去的Dai，然後那個愛爾蘭老

太太問我要什麼，『What do yo need today, my gel?』我本來只是想要一杯咖啡，可是聽到那句『my gel』，我就不行了，就哽住……」她悠悠地陷入於過去。「我們真的不應該挑冬天，尤其是大湖區的冬天！」她自嘲地補上。

他雙眼睜得開開的，舒適地躺著，聽著她的聲音，像老式的收音電台說些軼事，心底生起微細的鈍鈍的刺痛感。「我不記得做了什麼，應該都在屋裡，昏昏沉沉的……喔！」他想起什麼，一下子翻身過來，單手支撐自己的頭在枕上，「有！我被椅子壓到，飯桌旁那張很重的胡桃木椅子，還記得嗎？」他說，「不曉得怎麼弄的，它翹起來又落下來，一根腳壓到我腳趾，痛到我真的是……掉出眼淚。」那劇痛的回憶栩栩如生，讓他一下子完全醒了。記得那天屋裡黑壓壓的，暖氣將他如枯葉般地抽乾，他躺在小客廳沙發上，胸內很堵，覺得劇痛中淚水就這樣直接流出來比較省事，還對著空氣大喊：『Fuck!』

她哼哼笑出來說：「白痴喔！」在昏暗中，他也笑著。這樣很好嗎？他懷疑。跟ex這樣親密相處後，斷除的習慣又被召喚回來，但他確實想這樣再緊抱著她。那屬於她的體味與香精融合一體的軟香很清晰，幾乎是奔放的，在彼此肌膚相觸之際，愉悅的本能都自動清醒了，它會自己循舊路去需求……

當他們要褪去衣衫時，突然聽見有人在講話，兩個男人，低低的，應該是在杉樹下的一角，他們都有點嚇一跳，可以很清楚聽到他們談水管維修的事，還說「等人客明天走再弄」云云。「怎麼這樣

啊！」她小小聲抱怨。他轉回頭又重新抱著她，輕撫她的頭髮，聽著那皮尺彈回與腳步移動聲，「應該走了。」過了會他在她耳旁說。他們就這樣靜靜互擁，剛剛已騷動的氣息又逐漸平撫，好一陣子靜得幾乎讓人有些不安。他不曉得她是否也在想什麼，枕在他臂彎裡沒動靜。

「是Buerfeind啦！它叫這個牌子，就那個護膝，我想起來了！」她離開他的臂，又上到自己的枕頭上，昏黑中仍可清楚看到她兩個眼睛叭噠眨著。他也回到自己的枕頭，「我沒在用了，不用麻煩了。」他說。「……嗯，好吧！我只是想起來而已。」她語氣聽來似乎特別溫柔。她屈著身體彎向他，支起手，應該是看著他吧，他光著上身隨她打量。突然，她咯咯笑出來，滾下枕頭，說：「你那樣子真的很蠢、很好笑……就打石膏啊，卡在雪裡那一次啊……」她持續笑，還乾脆撲倒在他肩頭。撫著她後背時，他還聽到她強悶住的咯咯笑聲。他把她推向一旁，然後壓到她身上，「還不都是你，你這小傢伙！」他狠惡地低聲說，然後咬她耳垂，她閃躲不成，然後他們突然很激烈地吻起來，什麼也不用想就是了。

兩人重新穿好衣服時，已近八點。他們叫了餐，在壁爐前吃簡單的義大利肉醬麵，用餐時她說想看一個財經節目，她戴上玳瑁框很有設計感的眼鏡，顯得很專注，有時還旁白說明那個專題的背景，說黃金價格與西非外海一艘油輪翻船之間的關係。她在談工作時如魚得水，很明顯是她的擅長與熱情所在。看著她已成部門主管的側臉，他不由自主對照出當年那個馬尾女孩，戴著金邊細框眼鏡，在他租屋內一起觀看千禧年跨年節目。恍惚間，他真覺得煙火即將從螢幕裡紛飛出現，但那只是很短暫的



出神。

然後她的手機又振動了，這次她的反應更迅即，她跟他比個手勢，意思是她要到陽台，他連忙把她的外套拿起來給她。「嗨！……嗯……」她一臉藏不住的意外喜色，還帶著期待似的嬌羞。是她男友，他明白，雖然他跟她之間一直都存在這人，但這樣當場以聲現身還是首次。他沒什麼好吃的，他告訴自己，但心裡仍感乾澀不已，她那種神情他很熟悉，但不再了，她不再那樣看他，他們從很久以前就相互游開，就在生活中一股看不見的小波浪裡。

他盯著電視螢幕，一部廣告汽車沿著海岸馬路行駛，天空很藍，奔馳的世界看起來很新、很美。不知為什麼，他突然又想起那艘在西非外海翻掉的油輪，黑油現在應該已經到處漫延了。

她打開陽台玻璃門，緩緩走回座位，她面容平靜但有著試圖平抑的愉悅。「Daniel？」他打破尷尬地問，她點點頭，沒再說什麼。Daniel是她之前的同事，但更親近的關係是她父親舊友的兒子，有過一次婚姻。

他們又一起看電視，但氣氛已經不太相同，樓上的水管發出低低的轟隆響，電視的聲音有時會被蓋過。「他說他有點發燒，會改到下星期才過來。」她似乎有點心神不寧地說。他拿起一旁的酒，幫她斟了些，再加幾方快融的冰塊。「我祝福你，可是你們婚禮我就不過去了。」他略顯木然地說。她「嗤」了一聲，拿起杯子說：「沒那麼快，最重要的是我真覺得好麻煩喔，結婚真的很麻煩，他爸跟我爸都是處女座的，真的很可怕……真的，很可怕！」她微晃著腦袋，表情像陷入棘手之事而不想再

說，然後用杯子冰敷自己的右頰。

他其實並不在乎她的婚禮棘不棘手，只是看著她，他的 ex，而終將連這很不像正式名目的關係也要推遠了。

廊外出現了推車聲，大概是餐車或清潔車之類，慢慢地滾著車輪，在冰涼的磨石地板上拉出長長的迴響。

她調整了一下姿勢，躺倒，把頭靠在他大腿上。這或許是兩個人之間最適意的談話距離，但他心情的褪卻比他想像中的還快，就算此刻兩人要整裝離去，他也沒什麼意見。

「紐西蘭風景真的很漂亮喔！你去過了嗎？」她半眯著眼問。他搖搖頭。「那裡有最乾淨的草原跟水，還有那個火燒雲，真的很壯觀喔！我腦子裡經常出現那些景色……」她說，表情慵懶得讓他心動。他內心一片空白，就這樣停留很好，不用再丟動什麼。「那可以再去啊，跟你老公。」他說，有種莫名的輕鬆，好像兩人的關係居然也跨過了凡俗的界限。「嗯嗯，不用！」他在大腿上搖動著頭，「有些東西我還是保留給自己，那是我自己的！」她語帶稚氣的執拗，但聽起來十分合理。他笑笑，沒說什麼。「你就沒有完全想屬於自己，不想跟別人分享的東西嗎？」她問。「……嗯，沒仔細想過，也許有吧……但可能什麼都沒有，沒什麼太大差別吧！」他答。她閉著眼睛，似乎在笑，以一種歎氣的口吻倦倦地說：「你還是這樣酷啊！真有你的……」久久之後，她睜開眼睛說：「可是你很快就會變成老公公了喔，孤僻型的！」她說完哼笑著，似乎在她腦子裡真有那樣一個人惹她發



笑。

她躺不住了，站了起來，又走到落地窗前。外面完全漆黑，還有蕭瑟的風鳴，但她挺挺地立著，好像看盡直到遠處的黑暗軍團。「或許你之前講的是對的，我只是有點焦慮而已，過陣子就會好，我還有多事要做呢！」她說，看起來比剛剛輕鬆許多，臉上的紅暈更添幾分光澤。

走廊上，推車的聲響又往他們這個方向移近，這次聽得出推車的步伐沉緩，很可能是送餐進來的同個老歐巴桑。聲音逐漸近得幾乎要穿門而來，他以爲房門會被敲，說要收餐盤。但那聲響又隆隆而過。

「要不要來泡茶，我有點渴。」她晃著紮起的髮束，走到剛剛拿酒杯的櫃子上，一個小竹籠裡有幾個茶包。「你要嗎？」她轉頭問。他正撫著自己的前額，覺得有點重，「好啊！就那個茉莉茶好了！」他記得之前有看到那種蘋果綠的茶包。

頓時，屋子裡顯得有點落寞，只有她窸窣窸窣發出的聲音，她的背影在這幽暗的大房間裡顯得嬌小，記得她的背影沒這麼小過。但記憶有時靠不住，誰能保證什麼呢！

人還沒到，茶香卻先襲來。一睜開眼，她上身跟臉變得很大，眼睛還水濛濛的像起煙。「剛剛你泡茶時我想起一首歌，要聽嗎？我歌聲還是很棒的喔！」他說。她看著他似乎半醉了，「怎麼這麼快啊！剛剛不是還好好的。」她吹茶後遞給他。「等一下嘛！就是那首啊！」他眼神迷茫地將杯子撥開，然後吸足一口氣，清唱出：「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鵑花開滿山坡上……」

他神情愉悅，她笑出來，然後說：「你這不是茉莉花嗎？你唱到哪裡去啦？」「啊！這樣啊，唱錯了！來再一次。」他以指重敲桌面，指揮著喊說「一二三，然後重新唱道：『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鵑花開在山坡上，杜鵑花開滿小溪畔，多美麗呀……』」她聽了會兒，興致一來也跟著和音，「多美麗啊……啊啊……啊啊，像村家的小姑娘……」他時而閉目唱得暈陶陶地，自覺很有韻味，而她也斜著眼瞧他，風情嫵媚。

當他唱到後段，再睜開眼時，看到她停下了，再仔細看，她眼眶好像紅了，「怎麼啦？」他問，她肩頭開始抖動起來，最後低下頭，發出細細的啜泣聲。「怎麼了啊？」他著急地問，一會之後她才抬起頭，「我不知道……」她邊哭邊說，還使勁地敲他臂膀，「就不知道啊……」他覺得頭還是很沉，只能抱著她，連忙輕拍她的背。



錯置與錯待

◎范銘如

一對久別重逢的前任情人在舊情未了的餘溫中復合。雖然彼此還是單身，一方卻已有婚約對象而且並沒有悔婚的跡象。兩個人就在這種沒有未來性又身分不明的曖昧中，有一搭沒一搭地重溫舊夢。全篇小說避開突出事件與強烈的情緒，從頭到尾籠罩在一種微甜微酸的情愫，僅巧妙地裝置了許多不起眼的機關烘托出這種似是而非、景物依稀人事已非的錯置與錯待。乍讀之下會覺得莫名其妙，尤其是文中時不時造成尷尬或情感線中輟的小插曲，細讀後卻非常值得玩味。整體來說，在文學獎競賽中是較少見的低調、以文學性拚高下的耐讀作品。